那夜 令人难忘

□ 任伟韬

半个月前，在城区巡逻的李东，晚上6点半换班回到单位，准备夜间备勤。他刚扒拉了一口泡面，手机突然响了，里面传来了县局指挥中心那熟悉的声音：在北辛堡镇北部山区，有6名游客迷路，体力不支，缺少食物和水，其中3人系未成年人，最小的只有5岁，天色已晚，环境不熟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
李东以警察的职业敏感单刀直入：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由你负责组织特警迅速前往救援。”

“我立即去。”

说完，李东安排好队内执勤巡逻，组织随行人员带齐单警装备、医疗用品，并购买了面包、矿泉水等食品。

冲破夕阳最后一点余晖，在疾驰的车上，李东用手机紧急联系消防大队和辖区派出所，最后集合成10人的救援队伍，火速向北辛堡镇驶去。

晚上7点，大队人马到达北辛堡镇派出所。辖区民警早已在门口等候，看到特警车后，立即迎了上来，指着旁边一位男子说：“这次任务地形复杂，由老庄给你们做向导。”

李东看了该男子，交换眼神后说：“那咱们走吧。”

大家上了警车继续往北走。

向导在车上一言不发，直盯着前路。开进山区后，向导娴熟地给司机指引岔路，说完仍一言不发地看着前方。李东测试距离，有10公里山路要走。因大山中手机信号时有时无，他再次联系上被困游客，只能长话短说，安抚他们的情绪。确定位置后，向导建议被困游客首先向所在山丘下方走，走到“东沟”原地等候救援。

警车开到一座山前停了下来。放眼望去，山势陡峭，林木茂盛，杂草丛生，一片幽深寂静的景象。此时，在遥远的西边，深蓝色地平线上立着半轮红色的玉盘，周遭遍布滚滚浓云，晚霞早已不知去向。天气就跟大家的心情一样沉重，大家悬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每个人都在为被困游客担心。

向导第一个下了车，头也不回地往草丛中走。李东会意，向车内挥了挥手，也跟着下车。众人带齐装备和食物，陆续下车向山林中行进。

半小时后，夜幕降临。大家打开一半的手电筒照路，节约用电，以防不测。

向导在前边开路，只见他如履平地，身轻似燕，十分娴熟，众人紧随其后。没有山路的爬山行动，况又逢夜间，方向感差、视野模糊，脚下不是打滑，就是被草绊脚。李东不时提醒队友注意脚下石头。

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，大家无心聊天，一路爬山，既要注意身边树枝剐衣，又要防止脚底踩空。手电筒照射的区域，就像舞台移动灯光一样，照到哪里，就会呈现成排成排的、鲜嫩的新疆杨、松柏，还有那些神态各异的山石、灌木丛。为确保队伍安全，前队与后队每走一段距离，都要用对讲机报备一下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队友们已是满头大汗。这时，回头望去，一片黑幽幽的景象，依稀可见城镇零散的灯光、街道上行驶的车灯。手电筒向山下照去，突然一阵眩晕。大家不敢逗留，继续向前攀登。根据向导反馈的信息，还有一道山岭横在队伍前边。翻过去，距离走失游客就很近了。

又过了一个小时，救援队来到“东沟”附近。李东叫大家将手电筒全部打开，并齐声呼喊游客的名字。很快，得到呼应，声音来自右侧山丘后边。大家顺着声音向右侧走去，很快与对方接上头，看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。

“唉！都怪我，非要走野路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一名男性游客低头对着警察，自责地说。

另一名女性游客，见到救援队，激动地蹲在地上抽泣起来，嘴里呢喃：“谢谢……你们……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平安就好。”李东靠在树上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暗自思忖：“这一路沟沟坎坎，人是找到了，下一步就是安全带离。”

“来，吃点面包，喝点水。”消防队员、派出所战友给他们递过去食物，并把他们随行包裹拿过来，背到自己身上。

“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一天没吃饭的人，狼吞虎咽起来，还不时地道谢。

“不用客气，快吃吧，积攒体力，下山也是个大的考验。”李东忙说。

看着眼前游客的谦让，看着对方感激的目光，李东心里知道，对方有千言万语想倾诉，可长夜漫漫，越晚下山越不安全。

特警队员和消防队员挨个儿询问游客是否受伤，逐一确认没有受伤后，收起急救包。随后，3名小孩被警员背上，3名大人随队一起下山。考虑电量够用，李东让全队全部打开手电筒，排好队按顺序下山。

“在这……过这个巨石、石壁，一定看脚底下啊，别绊倒，前边小朋友，搂紧叔叔了，搂紧了，两个手别松开啊，下山啦，注意了啊。”下山时，李东叫向导大哥在前方带路，他负责垫后，一边走一边提醒前边注意路况，周到细心。

此时此刻，整座大山静悄悄的，只有他们，像一条巨蟒盘旋在山林之间。李东在想，若不是救援，晚上爬爬山，也是挺惬意的。

“低头，小朋友，低头……低头。”李东不由自主地提示大家。刚刚想放松一番，突然眼前拐弯处的巨石、松枝向人群扎来，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，让人一刻也不能松懈。

“叔叔，还有多远？”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。

“从沟底那边出去还得半小时……低头，别着急……看脚底，踩稳了……踩稳了再走……慢点！！”李东回道，灯光四周环扫，观察着周围的状况。

看见一个小朋友头盔掉地，背着的人要弯腰去拿，李东立刻喊道：“头盔先别管，一会儿再拿。小朋友，一定要搂紧叔叔，不能撒手啊。”“……前边那个，托一下小孩屁股，别掉下来，慢点！”……

夜间11点钟，队伍成功返回安全地带。

公安民警、消防队员齐心协力，来回20公里路程，在怪石、密林中穿梭，在陡坡、山脊上翻越。经过四小时长途跋涉，6名被困游客终于安全转移到北辛堡镇某小区补给点，无一人受伤。

被困游客见到朋友后喜极而泣，看着这个场景，李东突然感到，这个夜晚，是那么柔和、温馨，令人难忘。

（作者单位：怀来县公安局）

注目

金龙 作

（作者单位：霸州市公安局）

时光带来的美好

□ 赵春莉

距离去火车站送孩子已经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，我丝毫没有他不在家时的那种解脱感，反而对他有了更深的思念。我想听每天下班到家时，孩子叫的那一声“妈妈”。正想着，孩子发来微信：“妈妈，我给你买了一双鞋，这几天记得查收呦！并祝母亲节快乐，越来越美！”

孩子这次去了千里之外，是去历练。不同于往昔，于他，是成熟的另一个起点，是一种心智和身体上的磨炼；于我，是又一次放飞他成熟的时刻，虽有万般不舍，但仍支持他的决定。时光赋予每个人一双自由的翅膀，顺境或是逆境，都只能由自己改变。短短一个半月的时光，他的转变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番影像，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自信、更加独立、更具思想的青年。他在我的眼中，像星星一样正在闪闪发光。我的孩子，正在一天天长大，用坚定的步伐迈向属于他的未来。而我，唯有祝福。

看着孩子的微信头像，我陷入沉思。曾经，孩子也有过叛逆的时刻。但是我一直等待着，因为我知道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所以给他时间在日复一日的流年中静心开悟。其实，于我而言，可以坦然接受他的那段日子，因为我也是从那个年龄段走过的，所以更加理解他，接受他，而且我更愿意等待他心智的成长。如今，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，正在自由地飞翔，我为他庆幸。在他飞翔的时刻，他仍记得母亲手中的那一根微不可察的细线。

他临行前，让我给他购置一个小小的杂物包，我找了四五家日杂店，只选中一个合意的，结果到家后，才发现包内的里衬有些问题。因为时间问题，我来不及退换，便找出针线，找到合适的颜色衬布，重新缝好。当儿子看着我一针一线手缝时，口中喃喃出“慈母手中线”的诗句来。

孩子就似一棵小小的树苗，还是幼苗时，浇水施肥，需要我精心呵护。慢慢地，孩子开始学会接受阳光的洗礼、风雨的洗刷，渐渐长成了可以肆意生活在阳光下的小树。他同时也懂得了用爱回报，时不时用心精选着礼物，为我制造小小的惊喜。正应了爱出者爱返、福往者福来这句话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我对亲情的牵挂越来越深，对往昔的回忆也越来越浓。曾经，在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总以为时光过得很慢，盼着他长大。如今，好似一眨眼的工夫，他就已经比我高出近一头了。记得出去旅游时，太阳很晒，他会让我躲在他的身后，为我遮阳。在他小的时候，我们是他的遮阳伞，现在，换成他成为我们的遮阳伞。在我眼中，幸福就像无数的星星，闪烁着微弱却炫彩的光芒，而且透着无尽的温暖。想起曾和同事聊起孩子的话题时，同事常常会说，孩子何时才能长大成人，何时才能听话一点儿。这时，我都会劝上一句，希望她们能好好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时光，尽可能地陪伴着他们长大。因为在孩子长大后，也许只能隔屏相望，隔屏问候了！

我希望孩子可以像霍金说的那般：记得要仰望星空，不要低头看脚下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，请保持一颗好奇心，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）

威县旋子饼

□ 董民生

清朝晚期的一个冬天，威县大地北风吹拂，雪花漫飘。午时已过，一少年侠客骑瘦马在风雪中独行，他四顾展望，见经镇村南有一寺院，在风雪中颇显荒凉。漫步寺内，但见庙宇凋敝，古佛塑像苔痕斑斑。正嗟叹间，忽闻到随风飘来悠悠饼香，顿时觉得饥肠辘辘。循着香味寻找，来到一家简陋的饭铺，老板正在烙饼。他的饼沿中心一圈圈往外旋转，饼香诱人，食之油而不腻，脆而不散，外酥里嫩，不由得大加赞叹，即兴赋诗一首：村南古佛绣苔生，荒市人家卖饼伧。瘦马一鞭风雪里，行过拓跋旧时城。

此少年是威县人张扶阳。据《威县志》记载，他少年任侠，自诩“血性男子”，诗风高古雄奇，曾游历至经镇，与旋子饼结缘，距今已一百余年。诗中“饼伧”的“伧”是粗野、粗糙的意思，“拓跋旧时城”即现在的经镇，在北魏时期曾是经城县县治所在地，经镇一名即源于经城县。

一百多年过去了，旋子饼的制作在威县传承至今。一日，和几位好友驱车前往经镇一带实地走访旋子饼的制作。在河岔股集上，寻访到正在烙饼的老两口儿。他烙饼的炉具一灶带两具，前边是鏊子，后面是烤锅，又称熥锅。烙饼师傅六十多岁，自述做旋子饼四十余年。烙饼的佐料不过油盐而已，和面先用开水烫面，再加入少许面粉，使面团偏软，擀片状，抹香油，加佐料，卷成长条，按住一端，盘旋成圆，擀轧成片，先置于鏊子上烙，片刻移入熥锅里烤。熥锅底下是劈柴文火，锅内有一铁箅子，饼在箅子上烤制，其间蘸油淋于饼面不停翻面。饼面高温烫手，一般人难以入手。这位老师傅久经“烤练”，竟能从容翻转。

饼香四溢，食客络绎不断。众好友闻香垂涎欲滴，纷纷品尝，果然是层次分明，一抖即散，外酥里嫩，除了饼的特有香味，还有一丝木炭烟火味。我想，所谓“伧饼”之伧，大概如此，它与精致之饼不可同日而语。据老师傅介绍，他家老一辈就烙制旋子饼，已传承三代。我问他，手艺是否传给孩子们。他说，烙饼需要练成不怕烫的老手翻转饼面，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，不愿意学，都去做别的工作了。

威县城区有烙旋子饼的，也有饭店以旋子饼为主打美食，工艺颇为考究，佐料更加丰富，烙制的旋子饼层次分明，丝丝成条，香味扑鼻，脆而不硬，既不卷菜，也不夹肉或鸡蛋之类，就菜或配搭杂拌汤直接食用。面对如此美食，食客无不胃口大开。

威县旋子饼香飘百年，见证着芸芸众生以食为天、珍惜物力的悠久传统。

（作者单位：威县公安局）

鸟瞰南湖

孔大龙 摄
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）

求学之路

□ 刘兰根

中学毕业后，我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正在对前途迷茫之际，一个“突降”的工作机会摆在了我的面前，在乡印刷厂工作的邻居来喊姐姐去上班。因为农忙，姐姐已好多天没去上班了，厂里临时来了一批急活儿，人手不够，必须去上班。此时，母亲随口做了一个决定，让我顶替姐姐去上班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早早来到了那个装订车间，虽然与我想做文字工作的理想有差距，但延伸来说，这工作也算是和文化沾边儿。

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车间里十几个妇女每天吵吵嚷嚷，声音必须盖过隔壁印刷机的轰隆声。工友们休息聊天的时间，我坐在角落里在小纸片上写下一点一滴的文字。地上是成堆的碎纸边，我可以随便捡起一张来写。那时候我经常在工作不忙时去县城，只为在报刊亭买几本杂志，去文化馆的图书室借几本书。下班后，在稿纸上一遍遍誊写稿件，修改一次就要重新誊写一次，我不允许有一个字在方格纸上是涂改过的。就这样边上班边写稿，我的小文章不时在市报发表。有一次，厂长对我说，你今天不用干别的活儿了，写三首诗。那三首诗好像是哪个部门要的。后来，我如期交上了让厂长满意的三首诗，挣了3块钱工资。

我开始到处打听成人高考的信息，继续学习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父母都不懂学习的事情，我跑到县城去咨询，可是一个熟人都没有，因为经常去文化馆的图书室借书，图书管理员阿姨主动告诉我，文化馆有专门辅导创作的老师，可以联系去学习。于是，我联系到了文化馆的杨老师，她热情指点，并多次邀请我去她家中吃饭。我第一次在县城有了熟人。

我想买全套的成人高考学习资料，费用是80多块钱，当时我上班还不到一个月，这笔钱对家里来说数目也不少。我见父亲面有难色，就鼓起勇气去找厂长预支工资。厂长是附近村里的人，和父亲很熟，我喊他大伯。听说是学习的事，大伯非常支持。我很快领到了工资，买来油墨芳香的教材，但是看了一部分后发现，数学我实在是看不明白，偏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此时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北京自修大学招生的消息，立刻报了名。入学后，每年需要两次去市里参加面授。那时候我已开始领工资，继续学习得到了父亲的支持。然而，在市里无依无靠，我的住宿成了问题。同学小华在市里一家公司上班，我联系到她。她正在老家休假，听说后，专程坐公共汽车带我去市里，让我住在女集体宿舍她的铺位。我骑着托运来的自行车，从城东的宿舍骑到城西的面授课校园，每天都是充实快乐的。后来，小华换了工作，她没有集体宿舍了，我在市里学习时的居住又成了问题。父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联系到他上级部门的女同事任姨，虽然父亲和任姨也只是在开会时见过一两次面，没想到人家特别热情。我得到了任姨的支持，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去任姨办公室休息。每次学习都要待半个月，任姨每次都给我抱来干净的枣红色绸子被子，还几次邀请我去她家吃饭。在任姨家中，我有生第一次吃到了糖醋排骨，吃到了黑米饭。

之后我参加自学考试，取得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书，加上在市报发表了几篇稿子，得到了一个初一年级语文代课教师的岗位。两三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县里的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员。虽然工资只有90块钱，但我觉得特别幸福，这相当于踏进了知识的海洋，我用如饥似渴读书学习来充实自己。

后来工作岗位几经变化，但是都和自己喜欢的文字有关。近30年来，我不断求学，参加各种培训班，去听各种知识讲座，大量阅读，不断丰富自己。内心的坚定与执着，让我忘记年龄，在工作和创作中永远保持热情与激情。回首往日我得到的那些热情的支持与帮助，一个个细节清晰如昨。那一份份温暖和感动，让我一次次走向更新的知识高度，也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。

（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）